

罗炯光

文存

时代文化出版社

罗炯光文存

罗炯光 著

时代文化出版社

罗炯光文存

作 者：罗炯光

出版单位：时代文化出版社

编辑设计：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文化步行街25号三层

联系电话：010-68920114 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投稿邮箱：grcsw@126.com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后 记	1
-----------	---

第一辑

鲁迅论辩观与杂文论辩术	25
试论鲁迅、瞿秋白杂感的不同风格	39
论柳妈	55
瞩目于“命运” 增饰于“细故” ——鲁迅小说情节艺术管窥	64
“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论鲁迅书信的独特价值	73
鲁迅论小说创作	89
重评《孔雀胆》	103
郭沫若中国古典文学观	119
鲁迅、郭沫若的孔子观	135

第二辑

《呼兰河传》、《果园城记》并论 ——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之一	149
一对“废物”的审美价值	

——《北京人》曾文清、江泰形象并论	165
两个不可多得的奴才形象	
——并论屠维岳、祁瑞丰	177
论冯沅君的小说创作	187
《长夜》——姚雪垠前期最好的小说	202
空谷幽兰	
——话剧《北京人》中愫方的形象	218
张天翼文学批评的流变与特色	225
赵淑敏散文的情·理·味	236

第三辑

现代作家书信一瞥	248
《现代作家书信》按语选录	263
田汉	263
胡适	265
郁达夫	267
庐隐、李唯建	269
徐志摩	272
冯至	274
老舍	276
巴金	278
沈从文	280
朱生豪	283

第四辑

《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陈布雷之路》节录	285
引言	285
死	287

第五辑

赤潮澎湃滚滚来

——瞿秋白同志的几首诗	301
为雷锋式的人物塑象	306
我爱大刀也爱歌	
——读长篇叙事诗《大刀歌》	308
评《现代作家日记》	310
唯实求真崎岖路	
——《陈云与马寅初》读后	316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318
《林家铺子》的主题·人物·结构	325

第六辑

李商隐《夜雨寄北》浅析	331
文化班头博士衔	332
母鸡为什么下鸭蛋	334
诗人徐志摩之死	336
萧军、萧红的离合	338

《四世同堂》的“尾巴”	340
-------------------	-----

第七辑

陈布雷这个人	342
陈琏与陈布雷	347
他走得太早	
——追忆顾圣皓	361
发烧的岁月	370
附录：王瑶先生为谁歌唱	375

第八辑

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准备	
——刘少奇为什么要吹捧《清宫秘史》	379
死老虎·活老虎·纸老虎	382
不许刘狗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吠	
——简析刘少奇反党黑话：“检查”	384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精神万岁	389
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尝试和演习	
——斥对“一三一”夺权的恶意攻击	392

后 记

—

收在这里的长短短五十余篇文字，从大跃进年代的《王瑶先生为谁歌唱》、《赤潮澎湃滚滚来》，到新世纪之初的《他走得太早》、《陈琏与陈布雷》，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贯穿于我的青年时代及古稀之年。二十多万字虽仅是一生发表、出版著述的四分之一，然作品平平，鲜有结实、出彩之作，确凿证明为一笨拙而贫乏的作者。愧对人生，有负自己。但编辑个人文集的心愿还是有。耄耋之年，来日无多，出版选本，也算对自己有个交代。

二十年中学、师范执教生涯之后，我于1980年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作品研究成为我的专业，构成本书的基本内容，学术论文为基本形态。但并非单纯的论文集，而包含多种文体，非驴非马，各色杂呈。

按内容、形式之不同，分为八辑：

鲁迅、郭沫若研究；

其他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现代作家书信》节录；

《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陈布雷之路》节录；

书评、教材分析；

短章一组；



读人；

“文革大字报”。

二

《试论鲁迅、瞿秋白杂感的不同风格》一文肇始于刘绶松教授的论断，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将鲁、瞿两人杂感称作“同为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仿佛是说：两座山峰均为八千多米，均是珠穆朗玛。两座高峰，一种风格；抬高秋白，贬低鲁迅，是我无法苟同的。说过头话，左比右好，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偏颇，明明站不住脚，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批评、指出。这很不正常。我以为分辨鲁、瞿杂感成就不同、风格不同，并不需要多高水平，清醒、客观方是一个研究者须臾不能离开的素质与品格。

我的选修课“鲁迅杂文研究”进行中，有学生希望增加内容，“鲁迅论辩观与杂文论辩术”即应他们要求而增补。文章在如下两方面颇有新意：一、研究视角的迁移，过往的鲁迅杂文研究存在“泛政治化”倾向：充斥社会价值、现实意义、政治作用等内容，拙文侧重从思维方式、论辩技法角度切入，努力发掘其思想、文化内涵；二、研究方法的迁移，从“向外转”到“向内转”。从杂文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研究转向杂文艺术内部关系的研究：杂感创作与杂感理论的关系，作者人格与杂感品格的关系，如此等等。文章认定鲁迅杂感的“生命刚刚开始”，将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长存，实质是回应了由来已久、甚嚣尘上的“鲁迅笔法过时”的论调。

上述两篇探讨鲁迅杂感的论文先后发表于《鲁迅研究》同

名刊物，前者为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编辑（1984年第4期），后者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辑（1990年第8期），引起业界关注。

《论柳妈》、《瞩目于“命运” 增饰于“细故”》两文讨论的均为鲁迅小说，前者关于人物形象，后者关于情节艺术。

开口的是一个，代表的是一群；可怕的不是柳妈一个，可怕的是“柳妈们”。寥寥几笔，轻轻点染，人物的社会价值毕现。假若柳妈仅是某种社会公意的号筒，那么，柳妈便不成其为柳妈。核桃般脸上情不自禁的一笑，面对“试试看”骚动着人欲的某种信息，作为艺术形象的柳妈顿时鲜活起来。柳妈不是主角祥林嫂，但这个人物的思想艺术价值并不小。

此文开掘较深，可能与努力摆脱庸俗社会学的羁绊，让文学研究真正回归文学研究，用我所理解的鲁迅思想诠释、解读鲁迅小说人物有关，因而令人信服。

在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提法，但是，“子弹从背后来”，“敌人不足惧”，“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独战的悲哀”等等，这些鲁迅晚年书信中的话，恐怕我们就不很熟悉了。

鲁迅是最早揭露左倾错误的危害与实质的伟人，并世无两的伟人。

非文学作品的鲁迅书信，其丰富而深厚的内容、价值，决非他的文学作品可以取代。拙文将鲁迅晚年心境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剖析，不是没有原因的。虽幼稚、粗疏，作为最早对这份宝贵遗产进行全面认真清理与研究的拓荒之作，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鲁迅论小说创作》一文指出：鲁迅不反对巧合，只“反对‘过于巧合’”。

那么，什么是“过于巧合”？即“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分寸适度，清楚明白。

难道有人反对鲁迅的“反对”吗？正是。

君不见现如今有几多作品（电视剧首当其冲）“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且自以为得计，自以为高明。将“过于巧合”当宝贝，观众掉泪了，作者得意地乐了。

既不满平铺直叙、一览无余，也反对过于巧合，被视为尘土的鲁迅上述意见，实质是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而那些堆砌不幸、以巧为美、以假为荣者，实创作大忌。

从这件小事，直觉仿佛告诉我：鲁迅活在当世，他没死。

研究鲁迅的习作选录六篇。

我与鲁迅结缘较早。读大学时班级文学社即以鲁迅冠名，后来列名吉林省《二心集》注释组，进入高校即担任鲁迅研究课程。然而，成果少而差，距离自己的目标甚远，不免汗颜。

接下来三篇为郭沫若研究。先说第一篇。

好端端的一出戏，为什么要“重评”呢？

原因很简单，被泼了脏水：什么歪曲“史实”、什么“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甚至“是否上演”都成了问题。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作家的头上。

透过迷雾看本质，文章清楚点明，“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有错误，才是剧作的要害”。明二可以剽劫，作家却不可以写明二

剽劫，写了便是否定革命本质，便不准上演。难道把明二写成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才过瘾么。周恩来的一次谈话恰似棺材钉，剧作半生不得翻身。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只要问话有没有道理，不要问话是谁说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愚蒙理应随那个时代而逝去。

《重评〈孔雀胆〉》一文较好地表现了我真率大胆、敢于直言的风貌与特质。

《郭沫若中国古典文学观》为“郭沫若百年诞辰国际学术会议”的参选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

从诗学观、历史观、研究方法与学术个性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与探讨，指出既有史料翔实、论证严密的《屈原研究》，也有“杨李抑杜”、将杜甫当糟粕抛弃的《李白与杜甫》，成功与失误、创见与偏至并存。

自知古典文学修养浅薄、勉为其难完成的习作，竟然得到某些与会专家的激赏，出我意料。

《鲁迅、郭沫若的孔子观》理清了两位巨人各具特色的孔论发展变化的脉络，肯定贡献，比较异同。

1996年桂花飘香时节，独秀峰下，郭沫若与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会上散发了曲阜会议论文集《郭沫若与儒家文化》一书。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教师当面直陈对收入该书的《孔子观》的看法。喜欢这篇文章，同时又有不满足之感，似乎文不尽意。素昧平生，坦诚相见，我感激他的鼓励与鞭策。拙文前重后轻，开掘不深，饶有新意的课题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与深度，留下遗憾。

因侯兴学长，我曾先后五次参加郭沫若有关学术会议，催



生四篇论文（包括未收入本书的《“豕蹄”断想》（《郭沫若研究》第8辑）。四篇文字，东一枪西一炮，少厚积薄发，多急就章，负友人期望。

其他现代作家研究论文八篇。

关于《一对“废物”的审美价值》。

曾文清是封建世家的破落子弟，江泰是半殖民地社会的畸形儿，同为“废物”。

文章采用曾皓的提法，而摒弃了他的思想。“废物”也是人。曾文清的品质并不孱，甚至优于思懿。曾文清、江泰欠缺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点东西，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曹禺正确把握了人物灵与肉、知与行的矛盾运动，《北京人》塑造一对“废物”的成功经验是：不溢丑。“废物”——真人，统一于一身。一对“废物”审美价值的真谛，正在于此。

《两个不可多得的奴才形象》是上文的姊妹篇。

《四世同堂》写活了一个有文化、没心肝的洋奴。而《子夜》破奴才即窝囊废的老套，贡献了一个有才干的奴才形象。老舍提出了清除文化垃圾、重铸民族性格的课题，同时不适当地夸大了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子夜》刻画屠维岳，呈现了吴荪甫视角与作家视角的交替、重叠使用，读者饱览了作为吴荪甫工具的屠维岳与作为人的屠维岳血肉丰满的交相辉映，倘若还要说有什么不满足的话，正是吴荪甫视角有时干扰与遮蔽了作家视角，对工具形象的亲近即人的形象的疏远。茅盾之所短往往正是老舍之所长，反之亦然。如果说，《一对“废物”》一文比较重视哲学美学评价，那么，《两个奴才》之作则突出了作家创造的主体性。

呼兰河、果园城是旧中国小城的代表。

萧红较多关注生存形态与生命价值，集中于人生两极——生与死；师陀的兴趣主要放在人物命运与生活态度上，集中于生命与情感的两极——浮与沉、哀与乐。

《呼兰河传》是东北小城的风俗画传，《果园城记》是中原城镇的“浮世绘”，共同的抒情风采开放出两朵色、香、味不同的奇葩。

重新翻阅与审读三篇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论文，我惊异于自己的大胆与发现，将《呼兰河传》、《果园城记》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作“拉郎配”，更可能被认作脑子“进水”。但我至今不悔。

此三篇加上上辑《试论鲁迅、瞿秋白杂感的不同风格》、《鲁迅、郭沫若的孔子观》两文，按早先的计划，续写十余篇便可编为《比较视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惜因诸多原因，计划落空，终成遗憾。

《郑州大学学报》刊发《论冯沅君的小说创作》、《〈长夜〉——姚雪垠前期最好的小说》时，曾冠以“河南作家研究”的栏目。下篇为作品论，上篇为作家论。

五四时期以“淦女士”笔名发表的冯沅君爱情小说，以大胆、热烈、健康著称。性爱与母爱的冲突展现了知识青年恋爱心理的真实，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她的小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存在。

《论冯沅君》发表前曾寄赵园，请提意见。回信称：个人创见不要被人云亦云的东西所掩蔽，文章不要穿靴戴帽，不要陷入老套、公式，不像文章并非坏文章（大意如此）。虽没对冯沅君评价提出具体意见，然对我的影响更加深远，在以后长期的写作生涯中，作为一种鞭策常铭记于心。终其一生，我对写作始终坚



守着从头学起、从零开始的态度。

论《长夜》一文结尾处，称“《李自成》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作家的传世之作”。在这里，我要郑重宣告：收回这句错误透顶的话，并向读者致歉。至于历史将怎样评定该书，与我无关。

《长夜》与《李自成》确有关联，然相互独立，不应也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二十多年前关于《长夜》的基本看法与评价，没有改变。

《空谷幽兰——话剧〈北京人〉中愫方的形象》为本集三篇戏剧研究文字之一，第二篇有关《北京人》的论文，合作者为大学同窗，记载着我们情同手足的友谊。

有人不理解：愫方为什么会爱上一个“生命的空壳”？这要从曾家公馆特定的环境，与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去寻求解释。曾文清的“走”与“回”教育了愫方：他是不值得爱的人。大幕垂下前，两个“废物”堕落的堕落，自尽的自尽，而梦醒的愫方跟瑞贞一同勇敢地走出曾家大门。

在曹禺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有别于繁漪、陈白露，沉静而温厚、柔顺而决绝的愫方，如空谷幽兰，散发出沁人芳香。

《张天翼文学批评的流变与特色》为首届张天翼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收入湖南文艺出版社《张天翼论》一书。

我对张先生文学批评工作的基本评价是：解放前，“成绩斐然”；解放后，“问题突出”。毫不客气地指出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文章也讲得很清楚：“跟得太紧”，“失误”“必然”。

特色是什么？“会心、精到、本色”。“以小说家的语调来

写批评”，“活泼自然，幽默风趣”。搔到痒处，成为被批评作家的知心，是不容易的。

张天翼曾于1958年到北京大学生活一段时间，与我班同学有较大接触。班级要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人民文学》杂志长时间由新华印刷厂印制，而张是刊物主编。一天，我受命请他写信介绍。当时他住在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得知我的来意，立即提笔展纸，我立于一侧。写写改改，涂涂抹抹，百把字、半页纸上竟改动三四处。写张条子竟如此认真而郑重，决不一挥而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为人朴实、亲切，一派长者之风，深得青年学子的尊敬；他的言传身教，令我感怀，铭刻于心。

赵淑敏，台湾东吴大学教授、作家。“赵淑敏作品国际研讨会”（1996·郑州）为我系主持的学术会议，提交论文，责无旁贷。因故，会前我文未成。会后会议论文集等着付排，集稿者力逼交稿。情急中，借住于一套空房，孤灯独坐，夜以继日，奋战三天，终于脱手。原来，开会中我用了许多时间，反复研读全部作品，力求吃透，并认真推敲论文的思路与框架。因成竹在胸，提起笔，便如瓜熟蒂落，一气呵成。

赵在海峡那边，我在海峡这边，然而同根同种同文，声气相通，少有隔阂。我曾用“不隔”品评张天翼的文学批评，这里借用来概括我对赵淑敏散文的评论。文章结尾处，突发奇想，指出“赵淑敏散文的魅力，一部分即来自作家的个性”，以德国慕尼黑购物为例，显示姐妹大异其趣，“这就叫‘此赵非彼赵’（赵淑侠）”可谓的评。

以台湾文学研究的《赵淑敏散文的情·理·味》成为我退休的收关之作，实属偶然，也颇感高兴。

学术论文为我写作生涯的基本形态，一、二两辑集中反映了



我学术研究的成果与质量。自认论文多中品。《论柳妈》、《重评〈孔雀胆〉》、《一对“废物”的审美价值》等均具一得之见，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然资质平平，理论修养差，又缺深厚根底，即使不偷懒，使出浑身解数，也难得出彩，贡献上乘之作。

三

《现代作家书信一瞥》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备注称：“本文为《现代作家书信》一书的前言”。如此，先对该书作些介绍。

《现代作家书信》收入72位现代作家317封书信，约65万字。

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过孔另境编辑、鲁迅作序的《现代作家书简》，收作家58位，书信219封。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来，能够反映现代作家书信全貌的选本仍付阙如。该书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书信中择优拔萃、披沙拣金，客观真实地反映现代作家书信的历史面貌、重大成就与独特价值，填补了现代出版史上一项早该填补的空白。收罗宏富，坚实厚重。

“前言”（即《现代作家书信一瞥》）是将中国现代作家书信作为一个科学课题认真地、系统地、多角度开展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该领域的拓荒之作，对现代作家书信三个特性的论述富于创意。

《新文学史料》刊载《一瞥》时注明：《书信》“将由文心出版社于近期出版”。但“近期”不近，该书延至二年后的1994年秋方问世。事情原来是这样的。